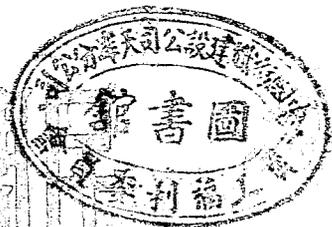


民間文藝叢書之一



周揚·蕭三等著

民間文藝叢書



北泉

MOONFLEET

BY

J. MEADE FALKNER

(Retold By Michael West)



月
灣
村
之
鬼

涂序瑄譯

中華書局印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月灣村之鬼目錄

第一章 月灣村……………

第二章 岳家的屍骸移動……………

第三章 地下……………

第四章 走私者的密藏地……………

第五章 墳內囚犯……………

第六章 在「爲何不」旅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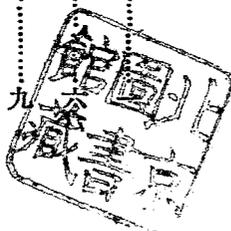
第七章 小針落下……………

第八章 門傍偷聽者……………

第九章 格勒斯馬斯敏……………

第十章 馬斯敏被擒……………

第十一章 馬斯敏之死……………



九

第十二章	爬岩	四九
第十三章	岩洞	五五
第十四章	恢復康健	六〇
第十五章	直至你回來時	六八
第十六章	堡中	七四
第十七章	下井	七八
第十八章	失去鑽石	八五
第十九章	獄中	九一
第二十章	暴風雨	九二
第二十一章	家鄉	九九
第二十二章	完結	一〇三

月灣村之鬼

第一章 月灣村

月灣村在佛麗遜河的西岸，離海有一里半遠。這條河，在這村裏只是一條狹溝，但到了村外，它却廣闊起來，變為一個大湖了。

當我年幼的時候，我以為這地方叫作月灣村，由於月光非常明亮地照在湖上。但我後來聽說這村子的原名是岳侯灣，經過好些日子，變成月灣村。岳家是一個望族，從前做過這地方的領主。

我姓特壬察德名約翰。當這故事開始的時候，我是十五歲。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和我的姨母安若德小姐一塊兒過活。

這故事開始於一千七百五十七年的冬天。我讀着一本書，說的是阿勒登在地洞內被魔法師將門閉上，因為阿勒登不把室燈給他。這故事使我想起一個惡夢，夢見被

開在一間小屋裏，四面的牆壁漸漸走了過來——

我放下書，走上街去。太陽落下了，但天還沒黑。到處都很靜寂。我聽到一個響聲在下街頭——嗒！嗒！那是墓了那宰，他在一塊墓碑上刻着死人的姓名。我走了過去，在他的門口，向裏瞧看。

「喂，約翰，進來，給我擎着這油燈。」他說。

他在那墓碑上刻着兩隻小船；船上的人們正在打仗。下面寫着：

德維·白納克

年十五歲，於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六月二

十一日，被「選員號」船，開鎗射死。

人們都在談論可憐的德維。他是「爲何不」旅店的老闆爾哲維魯·白納克的兒子。爾哲維魯只有這個兒子。

在那時候，凡將貨物運入國內的人民須向國王完納重稅。將貨物運入國內而不

完納這種稅款的人們叫作走私者。他們將船駛近沒人瞧見的岸邊，把那些裝有私貨的箱桶運上陸地。緝私隊便是國王募來防止那些走私者的人們。

爾哲維魯是一個走私者，墓碑上刻着的兩隻船，一隻是走私船，其他一隻是緝私船。

馬斯敏先生有很多的土地在月灣村附近。傳說馬斯敏先生將走私人的計畫告訴了緝私隊，他在緝私船上，當爾哲維魯被打死的時候。

那宰，退後站着瞧看他所刻着的二隻船，說道：「啊，打死一個那樣的孩子是很要不得。他們說那三個被捕的走私者不久要被絞死。下禮拜一我要把那旗子塗紅，把船塗黑。喂！和我到『爲何不』去。爾哲維魯是很傷心的。我們走去和他談談。」

我知道我的姨母會發氣的，假若我到『爲何不』去。但我去了。

「爲何不」不是那旅店的真正的店名。真正的是岳家旅店。那岳家的標記是一個大寫 Y 字（讀若「爲」），這標記畫在那旅店的門上。一般人笑着叫它做「爲」，或「爲何」，或「爲何不」。

那幸推開「爲何不」的店門，我跟着他走了進去。地板上鋪有沙子，幾把木椅放在牆邊。房子的每端有一張桌子。最後邊有一火爐——從那里放出唯一的光亮。火邊坐着爾哲維魯，注視着那火爐。他是一個高大而強健的人。少有人知道他的身世，大家常奇怪他爲何開那旅店，因爲他是好像很有錢的——但他開那店子賺錢有限。

當我們走進的時候，爾哲維魯轉過身來，他氣忿忿地望着我。

「你爲什麼把這孩兒帶來這里？」他向着那幸說。

「約翰不是孩兒，」那幸回答。「他和德維同年，他剛才幫助我刻完德維的墓碑。」

「唔，」爾哲維魯說，「德維寧靜地躺在地下。但那些打死他的人們永不會寧靜的。」我知道他指馬斯敏先生。

他們坐下談話。一會子後，爾哲維魯望着我說道：「孩子，是你應該回家的時候了。黑鬚鬼夜裏出現，你不想遇見他吧！」

黑鬚鬼是岳家人。他葬在教堂的墓地裏。但聽說他不能安靜地躺在那裏，因爲他常在尋找一顆他所遺失的寶石。日落後，少有人走近教堂，恐怕遇見黑鬚鬼。一個夏天

早晨，克勒肯·焦士被發見死在墓地裏，大家以為他在夜裏遇見了黑鬚鬼。

黑鬚鬼原名約翰岳祐。他是內戰後監禁察麗斯國王的監獄長。國王有一顆大鑽石。約翰岳祐說願放走國王，假若他將那鑽石給他。後來，國王逃走，約翰岳祐將他捉住，仍原關進監獄——這事被發覺，通令捕拿約翰岳祐。但他逃走。他將那寶石藏在某個地方。據說他再不能尋着它。他不能到達那埋葬的地方。這是他的魂魄夜裏常常出現的緣故。

現在我常到墓地去，因為我愛坐那里瞧看海景。但夜間我不敢去那里。一夜裏，我瞧見一個光亮在那里轉動。那是很晚。那末晚的時候，沒誰會到墓地去的！

原名照音譯應是蒙祐佛歷遜，因求與月灣村之音相近，改為岳侯灣。

第二章 岳家的屍骸移動

那是禮拜日——在我去過「爲何不」幾天之後。天氣很壞。下着大雨；河水陡漲，村子大半被淹沒了。只有墓園還是乾的，但水也到了它的牆邊。

那是傍晚，我和那宰散着步。當我們走到墓園，我們決定從那里橫穿過去，因爲路上淹了水，那是回家較近較易的道路了。當我們走過墓園的時候，我們遇見葛仁宜先生從教堂走來，我們站在一座高墳傍邊和他談話，那墳聳立好像一張桌子，兩邊各有顆樹。太陽將落下，雲在天空好像奇形怪狀的人們，紅亮的陽光照着他們。那末晚而且在那不一個夜裏，我不敢在墓園。我將我的手繞上那宰的臂膀，想和他說我要回家。

那時來了一個響聲，我嚇得站着不動。因爲那個響聲從地下發出。達克婆婆和我們一起，她叫道：「那是岳家的鬼，岳家的鬼從墳裏爬出來。」她轉身便跑了。

「別胡說，葛仁宜先生說，靜靜地站在那里，毫沒事情似的。」我們的腳跟下是墳穴，有些和房子一般大，因爲一大家人共葬在一塊兒。水淹進了那里，棺材被水沖動

了。」

「是，葛仁宜先生，」那幸說，「你說的是，但有句古語「岳家的屍骸移動，預示誰要死的。」

「岳家的屍骸移動，許或預示很多事情，」葛仁宜先生說，可是這次不是岳家的屍骸移動，是他們被移動，被水移動。」

我很歡喜出了墓地，趕快地走回家去。但走着的當兒，我想到那叫黑鬚鬼的約翰岳和他所藏匿的寶石。也許他將它藏在他的墳裏。也許他還在尋找它。也許日落後每夜裏，他從棺材爬了起來，尋找那顆光輝燦爛的鑽石，爲它犯了大罪的。這樣想着，我愈走愈快。他只在墳裏尋找——或在墓園內？——或他走進村子裏暗巷裏以及那些陰暗的地方？

這時我想起了克勒肯·焦士的事情。

次天是禮拜一日，我想再去墓地裏，聽聽岳家的死人是否移動。我不想日落後去，但早點兒，在黃昏以前，陰影還沒太黑的時候，離開墓地。

我繞角地，到那像桌子的高墳去，——在那里我瞧見那宰和爾哲維魯。那宰將耳朵靠着墳傍好像他在試聽什麼似的。試聽什麼呢？

我知道那宰發氣因為我瞧見了他。我轉身要跑走。

「喂，約翰，」他說，「這個時候你在墓園內做什麼？」

我說：「我來聽聽岳家的死人是否還在移動。」

「我不能告知你：他們是否移動，」他回答。「我沒工夫過問那些傻事。可是大水冲去了碑石下的墳土，我得將它們豎好。請你跑到我家去告知他們，我今晚回家稍遲，因為現在我得留在這里做好這事情。」

我知道他是找個口實將我遣走，但我也不能留在不需要我的地方。因此我跑到他家，把他所囑咐的話說了。但當我走出他家的門口，我瞧見他回到下街頭來。當他瞧見我的時候，他笑了。

第三章 地下

這高大的，桌子似的墳墓是一塊我所愛坐的地方。因為，在那樹蔭之下，坐在那里，我能够瞧見海，靜看往來的帆船。不消說：別的人們也愛坐在那里，因為走出了一條路通到那里，好像許多腳跡走過的。

在我遇見那宰和爾、哲維魯後幾禮拜，我沒到那墓地去，但不久我又常到那里去了。

一天下午我仍原坐在那墳邊看海。空氣溫暖，到處靜寂，我聽到老喬治在山邊田裏歌唱。從那回大雨之後（我會說過的）天氣一向晴朗，重起大風，從沒下雨。這使土地乾透了，有些地方發生大裂痕，好像一個燒壞了的罐子，更有些地方陷入變成洞穴了。

這是下午四點鐘，我想這是我應回家的時候了。恰在那時我聽到一個響聲在我脚下——正在我所坐着的那墳墓下，我瞧見碑石下的墳土陷了下去，現出一個大洞，

人們可以伏着爬了進去。

孩子瞧見了洞穴沒有不想進去的。我從碑石跳下，走進地洞去，腳在前。我觸着一堆軟土，我站在那碑石底下。我以為那里有地下室，它的頂蓋陷落了變成那個我所爬了下去的地洞。但我立即明白我想錯了。我進來的那個洞穴只是一條地道的終點，這地道慢慢地延長了下去。這是一個奇異的發見。這地道定會引到那黑鬚鬼埋藏他的鑽石的地方的。我想：獲得了那顆鑽石是多末美妙的一回事——我會多富哪！

這於我好像奇怪；那地道那末清潔，空氣那末新鮮。我審視我脚下的路地，瞧見軟土上有許多腳跡。

我開始沿着地道走去，兩手伸在前面，免得暗中碰着什麼東西。因為我愈走進光亮愈小了起來。一會子後，簡直瞧不見什麼了，我轉過身子向後望去。我只瞧見從那墳洞射來的一點微光。但在我背後是完全黑暗。一種恐怖心情突然襲擊我，一會子我忙着穿過地洞，回到墓園草地上——回到那夕陽底下，溫暖的空氣裏。

我跑回我姨母的家裏去，因為這是晚餐的時候了。還有一個緣故：我明白我得有

一枝蠟燭。我決心再下地道，但我得有一枝蠟燭照着下去。

第四章 走私者的密藏地

我的姨母對我發氣，因為我回去太遲。晚餐時她什麼也沒說。當然，關於我所發見的事情，我一點兒也沒告訴她。晚飯完了之後，她站起說道：

「約翰，我注意到了：夜裏你常很晚不回家。這於一個年幼孩子是要不得的。日落後你不得出去。太陽落了，孩子應該睡覺。現在我讀書給你聽吧。」

我的姨母坐下，開始讀書。她所讀的都是關於道德和「佳言懿行」以及過於善良令人難信的孩子們的事情。但我的腦裏裝滿是鑽石，黑鬚鬼，地道…………終之，讀書完了，我吻了我的姨母，走上了我的寢室。

那是我吻她，或睡那床上最末的一次了。

月亮朗朗地照着。我不會脫衣，只躺在牀上，——等待着。

等待了好久之後，我知道我的姨母一定睡着了。我脫去靴子，靜靜地走下樓去。我在姨母的貯藏室內尋着一枝好蠟燭。然後，我偷偷地走了出去。

當我在街上走着的當兒，我總在黑影裏，月灣村的人們都睡着了，除「爲何不」旅店外，沒有一家的窗戶透出燈光。我走近那旅店的窗邊，想看看裏面。我看不見裏面，只聽到許多聲音。在這末深夜裏他們議論着什麼呢？

當我走到了墓地的時候，我開始害怕起來。這正是黑鬚鬼所愛的地方和時間，我逆料他會從黑影裏跳了出來。可是什麼也沒移動。除了我的腳踏草地之外什麼響聲也沒有。我望着碑石底下的墳洞，我站着躊躇：走下呢還是回去？那時，使我驚異，我瞧見一隻小船駛近岸邊。那是一件奇事：這末深夜裏竟有一隻小船駛進月灣村。於是，我瞧見小船上一點綠光。我知道那是一隻走私船，船上的人們告訴岸上的說他們已經在那裏準備好了。我向周圍最後看了一下，便溜進墳洞去。

在我面前高高地舉起我的蠟燭，我走下那地道。我還想着那顆鑽石，以及當我發了財我所想做的種種事情。地上有許多腳跡——較之我前次所見過的更多。這使着急：許或有人在我之先到過那里，尋着那鑽石了。

雖然這路程像有三四里，其實只有四五十丈遠吧了。最後，我走近了一座石牆，以

前築來堵住地道的，現在却打通了變成一道門到那間房子裏去的。我站着奇怪我到了什麼地方呢。那時我突然理會了那是岳家的墳墓。

我走過那門，發見了一間大房子，較之我們的教室還大，但不甚高。從底到頂只有六尺左右。地上是由沙子鋪成的。一頭有幾個階段。牆邊都是岳家的棺材，每個都放在牆內的洞裏。

但在房子中間有些極不同樣的東西。放着一大堆箱桶，大的和小的，——偷稅的貨物！

這真是一個大發見，沒有找着黑鬚鬼的鑽石，我却找着岳家的墳墓不當作墳墓使用却變為私貨的倉庫了！

現在我明白了那禮拜日的下午在墓園所聽到的響聲。那被水沖動的，不只那些棺材，並連這些箱桶。那幸次天再來這里，爲的恐怕這密藏地被人發見。我看見那牆上的水印，水會漲至距房頂二尺之內的。

於是，我又想起了那鑽石，和怎樣去尋找它。我細細地察看了那些棺材，但大半上

面沒有名字。我想：在這兒我找不着什麼我將要回去的當兒，教堂的鐘聲響了十二下。月灣村人很自誇有那座鐘，它確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迴聲，但在地洞內的我聽來很是奇異，誰也說不出那鐘聲的起落。

在鐘聲停止之前，我知道空氣內來了別的響聲，並且有誰走向這里來。起初我聽不出這新響聲是什麼。後來，漸漸來近了，我知道那是人們說話的聲音。起初他們離得很遠。我站着，半半地嚇死了。一分鐘好像整整的一小時。縱在多年之後的今日我記得當時我怎樣站在那里等候着。我像一隻狐狸似的在洞裏被捉住了，被走私者捉住了——我聽說走私者對付知道他們的祕密的人們有很好的方法。我想起了死在墓地的可憐的克勒肯·焦士，和人們怎樣說他夜裏遇着了黑鬚鬼。

其後，我聽見一個人跳下地道。我立即向周圍一看有無逃走的出路。我瞧不着出路。現在有一個人從洞底和那在墓地的別個人說話。驟然間，我瞧着了一副大木棺材放在牆頭邊的，離地有五尺高。這是一個我或可藏匿的地方！我趕快爬了上去，躺在牆與棺材之間。那太狹，我得側身躺下。我躺在那里，燭光的影子射到屋頂上，接着那些人

愈走愈近。

「我能够立即填平那洞口，」那宰說，「沒誰會知道那里有過洞穴的。」

「當心點，」別個說，「當你在那里填着的時候別讓人瞧見。」

人更來多了。

「三天前，我去過達捷斯特，」一人說，「聽說去年夏天他們捉到的走私者要被絞死。馬斯敏到了那裏：要將他們絞死的就是他。」

「嘿，馬斯敏！假若我遇見他，我要弄死他！」

「我想在夜裏遇着他，」別個說，「我會收拾他呢！」

「你不會的！」那是爾哲維魯的說話聲音。「不由你的！除了我之外，誰也不許收拾他。我忘不了我的兒子，他所打死的。把他交給我！」

油燈和私貨的氣味，嘈雜的人們使空氣髒極了，我想要嘔吐。那時我覺得一邊身子疼痛，由於躺在一塊地方那末久。我將要轉過身子，躺另一邊，我突然聽到我的名字被提到。

「有一個特壬察德家的小孩」一個聲音說。說的人是巴魯美特；他是一個水手，住在這村裏的北頭——「他常在墓園裏走來走去。我常常瞧見他坐在上面的碑石上看望海景。日落後，我從船裏望岸上，我瞧見特壬察德坐在碑石上。我看不清他的臉兒，但從他的模樣我知道是他。我恐怕他在窺伺着我們，然後告知馬斯敏。」

「你說的不錯，」月灣村的隣村靈司特夫的格琳說。我知道格琳的緩慢的語調。「當我窺察馬斯敏的房子時，我常常瞧見那孩子帶着一副怪臉色在那裏走來走去，注意地瞧着那房子。」

格琳的話是真的，因為在夏天黃昏時候我慣沿着通那馬斯敏先生屋背山岡的小路散步。這有二個理由——一為那是我所極愛的愉快的散步，一為我希望可以會見馬斯敏先生的女兒格勒斯。我慣常坐在那園子的舊籬笆上，窺察那房子；有時我瞧見格勒斯穿着白衣走下園裏來，有時我挨近她的窗子走過，對她招手。有一次，她病了，我不能夠在學校用功，只整天坐在那籬笆上，望着那所她病了躺下的房子。

所以那是真實的：我曾窺察過那房子。但我不會將什麼事情告訴過馬斯敏先生。

那時，那宰給我辯解說道：

「不，不！特王察德是個好孩子。他告訴我多次說他愛坐在墓園裏，因為從那里他能够很清楚地看見海；他愛海。」

於是，使我驚異，爾哲維魯也說道：

「約翰特王察德是個勇敢的孩子；他是我的兒子就好哪。他和德維同年，他後來定會成個好水手。」

話雖單純，却使我非常歡喜，因為爾哲維魯說得好像出自至誠。我喜歡他。我非常難過，當我聽到他死了兒子的時候。當他說着時，我想跳了出來，叫道：「我在這裏，」但我知道那末做是傻事，所以我仍原靜靜地躺着。

現在他們把所有的箱桶都運了進來。他們坐下，格琳開始歌唱起來。但爾哲維魯阻止他。

「住嘴，你這傻子，」他說，「你做那末大聲能够把村裏的人們驚醒。」

「縱然他們醒了，」那宰說，他們只說那是黑鬚鬼呼喚岳家的死鬼幫助他尋找

他的鑽石。」

這是明顯的：爾哲維魯是這羣走私者的首領。靜寂了一會子。然後中有一人說道：
「爾哲維魯說得不錯。我們走吧。已經很晚了，我們還得回到船上去。」

第五章 墳內囚犯

那些人離開岳家的墳墓。燈光愈小。當他們走上了地道的時候，腳聲愈離愈遠。那時留下我一個人——留下和我的周圍棺材裏的死人在一起。但還很久——好像幾個鐘點——我能聽見遠遠的聲音。我知道有幾個人站在地道底頭談話。許或他們在問怎樣才能把那墳穴填平，使人瞧不出它。在我聽着他們談話的當兒，我不敢從我所躺着的下方下來。我恐怕他們裏面誰或走回地道來。

終之我坐了起來。我決定回家去。我不想尋找那鑽石了。我疲乏了，飢餓了。所以我要跳下去。但從我的藏匿處出來比之進去更艱難。憑了我的燭光，我能看清我身邊的棺材。由於年代久遠差不多都腐爛了。跳了過去是很難的，我不敢將我的膝頭觸着它。我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但我將要跳過那棺材，我摔倒了。蠟燭落在地下。我伸出手去扶住棺材以免跌倒，但我的手却從棺蓋上溜了下去，我便摔在地上，滿身都是灰土和破碎木片。但在我手裏我始終握着一種堅硬的東西，我從棺材裏掙出的。我不知道

那是什麼。

我找着了我的蠟燭，然後憑了它的光亮，我細看我手上的東西。混着泥土有一個小銀盒子。那原掛在棺材裏死屍的頸上；那死屍即是黑鬚鬼的死屍。那末我找着了那鑽石了！它定在這小盒子裏。起初，我打不開它，但終之我用手指從它背後弄開了。裏面沒有鑽石，也沒別的寶石，——只有一小塊紙片。也許這紙片寫有指示在那里可以找到那鑽石的方案。我將它拏近燭光下。上面寫着：

人生不過八十歲，

咫尺之內皆涕淚，

生命之泉勿輕汲，

朝夕南北死神至。

約翰·岳祐



這樣完結了我的大希望。我得依然故我地走回家去。這幾行胡謔詩一點兒不會說及鑽石和指示在那里可以找到它。

我將那銀盒子掛在頸上。我的蠟燭點了那末多，我知道我得立即回家去當我走到地道的底頭，那里沒有洞口了，因為那宰用泥土堵塞了它。起初，我不將它當回事，因為我以為我能够容易出去；但當我細看之後，我便覺得靠不住了；因為他們用了很好的工夫將那墳洞堵塞並且將原有的碑石蓋上了。

那時我的蠟燭點完了，我留在黑暗裏。

我現在很覺爲難但不甚害怕。我坐下等待天亮，因為我以為那時會有充分的陽光射了進來，使我能够看清將繞着碑石的泥土弄去。我很疲倦了。一會子後我便睡着了。

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當我醒來時，仍還黑暗。我站了起來但我並不覺得那久睡之後應有的爽快。我站着的地方是黑暗的，但往上望去，我能够瞧見從碑石透來的一線微光。我陡然明白：我睡去一個整天，因為那透入的光亮是落日的陽光呢。這使我噢

一驚，大大地一驚，因為這樣我得在這裏再住一夜了。

我開始感覺飢餓，一整晝夜沒喫點兒東西。我還需要喝點東西。我用手指弄去泥土，但覺得它是乾硬的。經過一個小時我不過使我自己疲倦，我的指頭受傷而已。

於是我只得休息。我在地上坐下。那最後微弱的光亮也沒有了，我仍在深深的黑夜裏。我躺下，用膀子遮住眼睛，以免瞧見那是多黑。這樣我躺了多時。然後我站起喊喚葛仁宜先生，那宰，爾哲維魯來把我從這暗地救了出去。我盡力移動那些泥土好幾個鐘頭，但最後我仍躺下再睡。

經過好多時候，終之，我由於頭上的微光知道太陽又出來了。

我再盡力移動我上面的泥土。但我的眼睛昏黑，我的腦子好像迴轉起來。我倒下

了——

第六章 在爲何不旅店

我醒來時，我躺在一張精緻而整潔的床上。陽光從窗外射了進來。啊，不可思議的陽光！爲它我是多末感謝上帝！起初我以為我躺在姨母家內我的床上，夢見過走私者和被關在黑暗裏。我想起來，但仍倒下床去，覺得虛弱難過。我覺得頸上有什麼東西，將手伸去，知道那是黑鬚鬼的小銀盒子。所以我明白那不是個夢而是真實的。

門開了，走進爾哲維魯白納克。那時我舉起兩手。叫道：「啊，爾哲維魯，救我，救我！」但他，帶着慈祥的臉色，將手放在我頭上，溫和地說：「靜靜躺着吧，孩子，這沒誰會害你的。——喝這杯牛乳。」

他給我點熱牛乳。當我喝着時，他告訴我是在「爲何不」旅店。他不願多說，叫我再睡下，我以後會知道一切的。經過十幾天我才復元，他看護我那末久，好像母親對待自己的孩子一般。

葛仁宜先生察覺我沒上學，他走去問我姨母：我是否患病。我的姨母告訴他說我

逃跑了，她不知道我到了那裏。葛仁宜先生於是走去問那宰；但他也不能告訴他點兒什麼。他們於是以爲我坐船下海去了。

但那同一天格琳走來「爲何不」說有人聽到墓園內大聲叫喚。他說那定是黑鬚鬼叫找他的鑽石。

爾哲維魯聽了這話，知道有人被關在地道內了。他和那宰走到那裏，找着我半死地躺在沙上。

爾哲維魯知道我不會將那祕密倉庫的事情告訴罷，但那宰常來看我的，說道：「約翰，只有爾哲維魯和我知道你瞧見過我們的密藏地；你得不告訴別人」

當我更好了一點，我立即回我姨母的家裏去。我病了的時候，她不會來看我，也不會問我怎樣。她對我發氣，如對那宰一樣，當他走去告知她在那裏的時候。她叫我回去，住在「爲何不」，假若我那末歡喜它。我滿眼含淚辭別了我的唯一的家。

到了「爲何不」的時候，我告訴了爾哲維魯：我被姨母驅逐出來。他反好像快活說我得來和他一同過活，做他的養子。這樣我來「爲何不」和他一同過活，我的姨母

將我的衣箱送了過來。

這樣我在「爲何不」和爾哲維魯一同過活，上午進學，下午釣魚或在園子裏幫助他。我常常求他許我去幫助幹那走私的事情，但他說我太年青。但不久他許我和他同去，很多夜裏我到那走運私貨的船上，雖然我從不再敢走下地道去。

那些時候我常將那隻小銀盒子掛在頸上。我會把它洗淨了，它現在是光輝燦爛的。爾哲維魯和我常常瞧着它，奇怪那四行字是什麼意義。

第七章 小針落下

初春的時候從多捷斯特來了一個人，在「爲何不」的門上貼了一張通告說欽差大臣七天之內會來月灣村。

這位大臣是一個重要人物。他每隔五年來巡視各處的皇產一次。在月灣村的皇產只有「爲何不」旅店，因爲其他都爲岳家的地產了。所以他每隔五年來「爲何不」一次，決定以後五年誰租它。

爾哲維魯·白納克和他家裏人住在這店子已有多多年，每次欽差大臣來時，他常續租五年。

我瞧見這大臣騎馬走進村子。我跑去告訴爾哲維魯。那時他吩咐我到姨母家去擎一枝蠟燭。我不曾瞧見過我的姨母，自她把我遣走以來。但她將那蠟燭給了我，說她希望那枝蠟燭會將光明帶進我的黑暗的心裏。

當我走回店子的時候，大臣的官馬已經繫在門前了，一小羣村裏的人們圍繞着。



大臣坐在旅店裏桌子傍邊喫飯，爾哲維魯早已準備好了的。爾哲維魯接了蠟燭，將它點在桌子中間。於是那大臣在那燭上量了一寸，將一小針插在那裏。針在燭上的時候，任何人都可以給價租住那旅店，但當蠟燭點完，小針落下時，那旅店便歸那最後還價的人租住。

大臣喫完了飯，那事情便開始。蠟燭點着，傍邊插了一根小針，由下一寸高。爾哲維魯每年認出十二鎊，因為向來是這多租金。於是大家坐下談論，蠟燭點着。

針上只有一點蠟油了。那時門突然開了，馬斯敏走了進來。他一逕走到桌邊，但爾哲維魯站起說道：

「你不是我的朋友，馬斯敏先生，我愛看你的背脊，不願瞧見你的面孔。你不要坐在那桌傍。」

我知道他的意思；因為在那張桌子上他們曾經放

過德維的屍體，馬斯敏轉向大臣說：

「大人，請告訴我事情怎麼樣了。我看蠟燭還可點一分鐘。我得完了這件事情，再到碧利德願逝去，那里我還有要做的別的事情。」

那時大臣說爾哲維魯每年認出十二鎊，假若沒誰願多出價，「爲何不」仍將租給爾哲維魯。

大臣向爾哲維魯說：「吩咐他們將我的馬準備好。針會立即落下，好省時間。」

爾哲維魯這樣傳達了那命令。我們都默默地坐着，等待那小針落下。

於是沈默中來一個艱澀的聲音：「我每年出十三鎊租這店子。」說的人是馬斯敏。

爾哲維魯不會轉身看他，但用一種有力的聲音說道：「我出二十鎊。」

「我出二十一鎊。」馬斯敏說。

這樣一個接着一個說了下去。最後馬斯敏說「九十一鎊。」

「你們是傻子嗎？」大臣說。「你，白納克先生，省下你的話和你的錢吧。假若這位

先生要做「爲何不」旅店的老闆，並願出任何的租金，讓他得了他吧，我會把那在碧利德頗遜的「白馬」旅店租給你。比之這家，那是一所好得多的店子，而且生意也更好。」

「一百鎊，」爾哲維魯，不轉頭地說。

於是馬斯敏說「一百三十鎊。」

這樣繼續了下去，直至爾哲維魯「說一百九十鎊。」那時馬斯敏說「二百鎊。」
小針從燭上落下了。

爾哲維魯站了起來。我以為他會像野獸一般向馬斯敏撲去，但他什麼也沒說。他仍舊靜靜地坐下。

大臣對着爾哲維魯說：「你願我把「白馬」旅店租給你嗎？對於你的兒子那里有一所好學校。」說着時他將手放在我的膀子上，因為他以為我是爾哲維魯的兒子。

「謝謝你的好意，」爾哲維魯說，「但我離了這裏，不再開別的旅了。」

大臣轉身出去了，我聽到他的馬蹄聲當他走過村裏的時候。

爾哲維魯坐在桌傍，他的頭伏在兩手裏。

第八章 門傍偷聽者

馬斯敏在那天下午走過村裏的時候受了許多男女的怒色和惡罵。人們都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從那天起好多日子他不敢走過村子裏的大街。可是有幾個人，從旁監視他的，說他去過危冒茲，瞧見他和緝私隊人說話。不久村裏人聽說他請求過緝私隊派遣一批人來捕拿走私者，當下次他們運入私貨的時候。

這些話聽入爾哲維魯的耳裏，他覺得最好暫時不做走私的事情。但一晚上他和我說有一批私貨須得運入。

「我得到消息，」他說，「說他們不能在聖馬洛再藏那些私貨了。可是，馬斯敏監視着，我又不敢把它們運入這裏來，也不敢把它們放在那舊密藏地。所以我吩咐了我們的貨船，「幸運號，」往北駛至另一小地方，近白霜岬叫做裴葛洛天洞的。多年前大家使用過那塊地方，在我們有了黑鬚鬼的墳洞之先；我們暫時能夠把貨物藏在那裏。我們須得明早五點鐘騎馬到白霜岬。我希望能够早些就好，因為太陽在五點左右出

來，但船不到那時候不能到那裏。」

正在那時候，我覺得背上有一股寒氣襲來。我覺好像戶外的新鮮空氣吹到我身上。我向周圍瞧看門窗是否開了。窗子是關着的，但從我所坐的地方看不到門。我站起走向門邊去。到了那裏，我瞧見門是關着的，但我覺得我瞧見門動了當我向它走去的時候。我跑上前去，將門打開，走了出去。天上沒有月亮。外面是黑夜。我沒聽到什麼，只有遠遠的海濤聲。所以我走回屋子裏。

「什麼事情？」爾哲維魯問道。

「我好像聽到有人在門邊，」我回答。「你不覺得好像門開了一股冷風進來嗎？」

「不，」他說，「我不覺得什麼。今夜冷哪。再坐下嗎？」

「爾哲維魯，」我說，「我覺得有過人在門邊偷聽似的。也許有誰在屋子裏。在再坐下之先，讓我們點枝蠟燭，巡視房子一下，確定是否有人在屋子裏。」

「只是風把門吹開了吧，」爾哲維魯說，「但你要巡視一下也隨你吧。」
這樣，我們擎了一枝蠟燭，巡視了屋子裏一周，但沒找着誰。

爾哲維魯再笑了，當我們走回坐在火邊的時候。

那時他對着我說：「我們只再有二個禮拜住在這屋子裏。這真傷心！眼見這店門把我推了出去，因為我和我家人在這裏住了一百多年了。但我沒法可想。明早我們到海邊去，在裴葛洛夫洞附近看看一間小房子。那是近海的。裴葛洛夫洞是一個木岩洞。是一塊可以藏匿私貨的好地方。走私在幾百年前就使用過它了。」

我沒回答。我曾聽過這類話，我想着別的事情。

「孩子，你疲倦了，」爾哲維魯說，「睡覺去吧，因為明晚上我們不能多睡覺哪。」

確實我疲倦了但我不能睡覺去。我很不快活，想到要離開月灣村，尤其是離開格勒斯馬斯敏。我雖只是一個孩子，我已經日益喜歡她了，幾乎愛她了——在孩子所能懂的愛情程度內。有時我在孟婁林會她，有時我去和她散步，當她的父親不在家的日子。我將一切事情告訴她了，就是關於地道的事也在內，因為我知道我能够信任她。她知道她不會告訴誰的，就是她的父親也不的。但當我將這些事情和偷運私貨等，告訴了她時，她對着我說：

「冬天夜裏，我將在我的窗子裏點着一枝燭。當你在海上時，你會聽見它的。它將爲海船，爲你的標燈。」

她確實那樣做了，很多人注意到它；他們喚它爲「馬斯敏」家的燭光，不解爲甚麼點在那裏。

但是現在我要離開月灣村，也許不會和她再見面了。我決定次天早晨到孟裏林去等候格勒斯，並且將一切事情告知她。

第九章 格勒斯馬斯敏

次天是我終生所不能忘去的一天。十點鐘我到了馬斯敏家附近的孟婁林。

在那房子上頭的山傍有一個小洞，恰好容得一個小孩蹲下，却又不過深，可以看見外面。我躺在那里望着外面，等待格勒斯。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太陽是溫暖的。沒刮風。我能聽見路上飛起的灰塵，當車子沿着走去的時候。樹枝正發出青嫩的葉子，黃花在草地裏舉起那鮮麗的苞蕾。

我躺在那裏，打開那掛在頸上的小銀盒子，重讀那紙片：

人生不過八十歲……

於是我笑了，暗想我是多末愚蠢，希望尋着鑽石，金子箱放在地上——但那鑽石藏却在某個地方吧。在那裏呢？

我不想將我們的談話寫下，因為那多半是可笑的……格勒斯談到爾哲維魯離開「爲何不」旅店。她沒說她的父親什麼壞話，但我知道他曾使她多末難過。她很傷

心想到我們將要離開月灣村。真的，她那末傷心，幾乎使我非常歡喜——瞧見她對我那末鍾情！

於是她告訴我關於她父親的事情。

昨夜裏九點鐘左右（是我坐在火傍和爾哲維魯談話的時候）他從椅子站了起來，說要去園裏散步。這是件怪事，因為昨夜是很冷的。

約有一個鐘頭後，他走回家來說他得立即騎馬到危冒茲去，二天之後回來。他取了他的外套和帽子，騎馬走了。

格勒斯將這一切都告訴了我，說不解是怎末回事。但她的話使我害怕。什麼事情使他這樣突然到危冒茲去？

於是格勒斯辭別我，說已經晚了，她得回家去。我穿過林子走回「爲何不」

但我的心是陰沈憂鬱的。確實（雖在那時我不知道）大災難將要落到我們身上丁。

第十章 馬斯敏被擒

爾哲維魯和我離開「爲何不」比之他所說的更早，因爲我們接到「幸運號」上船夫們來信說他們會在預定時間之前二點鐘到達那目的地。那是七點左右當我們到達山頂的時候，從這里到白霜岬是三十里。走不到半點鐘，天便黑了，但這晚不似前晚那末烏黑。天色是深藍的，空氣是溫暖的。我們默默地繼續走着。路上有緝私隊樹立的白石爲標記。最後我們到了一塊廣闊的草地，我知道這是白霜岬頂。

白霜岬是那海岸的最高點。向海的那面是一座斷崖。有一條曲折的小路慢慢引向崖底，因爲沒誰能從斷崖的正面爬了下去。我們從那小路走下，約十五分鐘後，我們站在海岸上了。

不只是我們在那裏。我瞧見約有二十個人。有的站在沙上或岩上，有的牽着馬。他們低聲談話。我坐下。我們到了那裏不久時，我瞧見一個人走我跟前來，那是那宰。

「喂，約翰，」他說，「你和爾哲維魯快要離開月灣村。有時我自己也想走，但不知

我走後誰來看守墓地呢？」

這時我有些匪意了。「他們會找個人來代替你，」我說。他挨我坐下，接着談了下去，但過於想睡不會聽他了。那時來了一個叫聲，大家站了起來。我們沒聲沒響地走下海邊，當我們走到的當兒，那第一隻貨船也靠岸了。我聽到船夫們在石上的腳聲。於是大家忙着將貨物運上岸來。這是一個奇景——許多人在黃色的燈光裏，上下那海岸，從船裏搬運貨物，將它們綁於馬背上。

二小時後貨物都運上岸了。那些人開始引着馬走了。有幾個人搬運着箱桶。他們將要沿着小路走上岩頂去。恰當我們走到那小路的底頭，我瞧見有什麼東西在樹後移動。別的人也瞧見它。有誰叫着。我瞧見一個人跑走了。有幾個人放下桶子，衝着追去了。最接近他的是大孟和哥勒提二人。我瞧清了那個跑走的人，他跑得比我所預想更快。

那時我明白了：他爲甚跑得那末快。他是逃命。假若他被捉在，必被弄死。我細看那個人……那是馬斯敏。他向前跑着。但沒有跑脫的希望，因爲大孟和哥勒提是這鄉跑

得最快的人們。

我們都停住了，等待那個人被捉到。我細看爾哲維魯的臉色。他早望有這事。他曾等待過這事，他所等待的這事來到了。他已經決定他要怎末辦了。我從他的臉色看出了死的象徵。馬斯敏的死的象徵。

於是我聽到一個響聲——一個小小的叫聲，我瞧見那二個人走了回來，馬斯敏夾在中間。他們捉住他的膀子，把他拖了來。這光景使我難過，因為這是我初次瞧見一個人被這樣對待。他的帽子掉了，他的稀薄的頭髮披在他的慘白的臉上。

大家辱罵他。有的叫道：「鎗斃他！絞死他！將他從岩頂掉了下去！」那時有人在馬斯敏的大衣下瞧見一枝手鎗。他擎了它，將它擲在爾哲維魯的脚跟前。

於是爾哲維魯的粗濁的聲音高於其他一切的人了。「你們記得我曾說過我要收拾這東西？除了我，不准誰挨他。打死我的兒子的是他。把他的手足綁起，把他交給我，你們走開吧。沒有時間可空費，快要天亮了。」

十分鐘後大家仍走上了那小路——人和馬——只留下三個人。站在那海岸上

的只有馬斯敏，爾哲維魯和我。
手鎗躺在爾哲維魯的腳跟下。

第十一章 馬斯敏之死

我將跟了那些人走；因為我害怕聽見我所會聽見的事情，假若我留在那裏。但爾哲維魯把我喊回。

「等着！」他說。「一會兒後許或用得着你。」
所以我等着。我不敢揣度在那方面用得着我，——用作什麼呢？

馬斯敏坐在沙上，背靠着一塊大石頭。他的腳綁住了，手綁在背後。他坐那裏，眼睛望着地上不動。他的臉色慘白。爾哲維魯站着，擎了油燈，細看他——細看。我們聽到負着重物走着小路的馬蹄聲。那聲響愈走愈遠了。他們走過了岩灣。什麼聲音也沒有。爾哲維魯站着細看馬斯敏的慘白的臉色——

「我是法官，」馬斯敏說，「你若不放走我，我要使你受絞刑。」

這是很勇敢的話，但在我看來他像是裝作勇敢的。他的聲音是低微而無力的。於是爾哲維魯回答他，好像判官對犯人說話一般。「別向我說絞刑，因為你決不

會把人絞死，也不會再見人被絞死。在「爲何不」你會細看過那蠟燭慢慢地兒，當那小針落下，你把我從我的家裏逐了出來。今天你得細看另一枝蠟燭，當那小針落下，我會把你的手鎗對着你的腦袋，收拾你，像收拾一隻畜生一般。」

爾哲維魯取了一枝蠟燭，插入一枚小針，從頭離開一寸，他將它放在馬斯敏面前的草地上。

我的心嚇得冷透了。我厭惡馬斯敏。一點鐘前你若問我，我也許會喝道：「鎗斃他！」但現在我希望他能逃走。我害怕爾哲維魯；我想到他所要做的事情，我難過極了。天更明亮了，雖然太陽還沒出來。星星落了，天帶灰色，顯着日出的景象。在我們的四周什麼色彩也沒有——只有灰色的天，灰色的岩，灰色的樹，而最灰色的是馬斯敏的面孔。他的眼睛底下有幾道青紋，一邊臉上有幾點血迹，被石頭擊傷的。

馬斯敏將眼睛望着地上不動。最後他舉了起來望着我。在他的眼睛裏瞧不出什麼，只有那將死的動物的絕望而已。直至那時，我從不會在他身上看出近似格勒斯的地方，也不會在格勒斯的臉上看出近似他的。但現在好像格勒斯從他的眼裏望着我。

我不能够站在那裏，瞧着他被打死。

風使蠟燭向一邊熔解；一刻鐘內那小針便會落下。馬斯敏的眼睛望住它，瞧着他的生命的每瞬間隨着蠟油落了下去。

最後他說了。他的聲音再不雄壯了。

「別打死我，白納克先生。我有一個女兒，除我之外沒人照管她。你願從一個年幼的女孩子奪去她的唯一的扶養人嗎？你願他們找着我死在這岸上，把她的父親硬挺地流着血抬回給她嗎？」

於是爾哲維魯回答：「我曾有一個兒子，我的獨兒子。他是死着硬挺挺地被抬了回來的。誰傷他的命？誰的手鎗？你知道嗎？——要把這同一的手鎗收拾你。所以趕快向上帝禱告吧——因為沒多時間給你禱告了。」

他從地上取了那枝手鎗。背對着馬斯敏，他慢慢地上下走着。

馬斯敏的關於他的女兒的話好像使爾哲維魯更生氣，使他想起德維；但那些話却深深地激動我的心了。我走到爾哲維魯身邊，叫他別做那事。他讓我說完，然後回答：

「孩子，你的心腸很仁慈。這是我所以喜歡你的緣故。當我很發氣的時候，我許或早已打死他了，但現在我有充分的反省時間，我覺得我不能夠打死一個綁着手足的人，縱然他打死了我的二十個兒子。但我們的夥伴把他交給我，我不能放走他。他會把他們絞死的。除了打死他，能有什麼辦法呢？」

我還求救馬斯敏的命，兩手捉着爾哲維魯的膀子。他把我推開，我知道他決心做那兇事。

我們走回馬斯敏所坐的地方。我瞧見太陽升起離海水很高了。針頭將要落下——慢慢地。我知道執行的時間快到了。馬斯敏也知道，因為他又哀求饒命。他願出錢一千，五千，一萬鎊，假若釋放他。他允許交還「爲何不」——他說他將離開月灣村——眼淚流下他的臉上。他像對石頭說話一般。爾哲維魯的回答是拏好手鎗。我將指頭塞住耳朵，眼睛閉起，這樣免得瞧見和聽到那立即發生的慘事。

於是小針從燭上落下了。

爾哲維魯望住馬斯敏舉起手鎗。但在他發射之前，我跳到他身邊，哀求他住手。他

將我推開費了些時間。他和我爭鬧的當兒，不知怎的，手鎗走火了。我放開了他。我瞧見一種寧靜的神色掠過馬斯敏的臉上，當那鎗聲在早晨的空氣裏響着的時候。那時我瞧見馬斯敏望着那小路的頂端，我以為他在禱告上帝。

但現在一件新事情却發生了；因為在那鎗聲終了之前，我遠遠地聽到一種鬧聲。爾哲維魯向周圍瞧着是從那裏來的。馬斯敏還將面孔對着那小路的底端。那鬧聲愈來愈近了，我聽得到人們互相呼喊的聲音。一瞬間二十個人站在那小路的底端了。明朝的陽光下我們很清楚地看見他們。他們都是兵士。我明白是怎末回事了。馬斯敏引來了那些兵士等着捕拿我們，當我們走上路頂的時候。他們來遲了，因為我們的貨船較之我們預定時間早到了。爾哲維魯也明白這事情。

「站住！奉國王的命令捕拿你們！」頂上一個聲音喝道。

「糟了！」爾哲維魯叫道；「他們是國王的兵士。但我們死，這個人和我們一塊兒。」他跑向馬斯敏跟前將用手鎗擊他。

「打打！不然我便送命了！」馬斯敏對着兵士們大聲喊。

從路頂來了一發的鎗聲。在爾哲維魯跑近馬斯敏之前，他先倒在草地上，發了一個低小的聲音；他的兩眼中間有一個小的紅孔。

「向左邊跑，」爾哲維魯喊着，「躲入岩石裏，在那兒他們射不到你。」他跑走，躲在岩壁下，但我跑下，走不動。我的左腳裏痛極了。爾哲維魯回頭看我。

「什麼？他們把你也射着了？」他說。他跑來，把我當孩子似的攔了走。彈子連續地飛來，但我們緊緊地靠住岩壁。

第十二章 爬岩

我們是安全的——但時間是多末短！——是安全的只待兵士被命令下來捕拿我們，是安全的手裏有一枝沒裝子彈的手鎗，脚下躺着一個死人。

最初說話的是爾哲維魯。「約翰，你能够站起嗎？骨頭斷了？」

「我不能够站起，」我說，「我的腳腿受傷了；我覺得血流下靴子裏去了。」

他瞧着我的腳腿，稍微移動它，使我痛得要命。

「他們把這腳腿打傷了，」爾哲維魯說。「在這里我們沒有工夫過問它，但我要用塊布片將它包住，我們看以後怎末辦吧。我們約有十五分鐘，在兵士們走下我們這裏來之先。假若我們逗留在這裏，他們會將你活捉，將你在多捷斯特絞死，因為你，腳腿受傷，不能抵抗的。」

我痛得難過。我是多末快活，安全地回到「爲何不，」或縱坐在我姨母的家裏！

爾哲維魯瞧見我的悲慘的臉色。「別絕望，約翰，」他說。「還有一件事我們可試

試看。假若你的腳腿沒受傷，我早已試過了。但我們現在去試試它吧，假若你不害怕。有一條兵士們所不知道的狹道；它上通白霜岬頂的。那路非常窄狹——我從沒聽見有人上去過的。假若你想去試試它，我願把你負了上去，太窄了不能負你的地方，你得用力爬了過去。」

這是一件駭人的冒險事情，但這也是我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了。

「得，」我說，「親愛的爾哲維魯，就去試試看吧；假若我們跌下，寧願跌死在岩石上，與其在這裏等待他們來捉住我們，將我們絞死。」

我努力站了起來，以為我能够慢慢地行走，縱然一隻腿子受了傷。但我痛得叫了一聲，倒在地上。那時爾哲維魯將我抱在兩臂裏，我的頭在他的肩向後望着。他向那狹路走去，在他走着的當兒，我瞧見馬斯敏躺在那裏，慘白的面孔仰對着那早晨的天空。爾哲維魯將我放下一會子在他開始爬登那狹路之先。我仰看那條路；那是非常駭人的。似乎停留在我們那裏給兵士們捉去，勝於爬登那條狹路。那路在底下是很寬闊的，但愈上愈狹，直至在那岩壁上面只成一條細線了。那時我注意到了一種臭氣味，



我望了一望，瞧見一隻死母牛，從上頭摔了下來。

我懇求放下我。

「喂，」他說。「現在來不及變更我們的方略了。我們現有十五分鐘。假若那時我們到了岬頂，我們將有一整小時。他們會等待，當他們尋找馬斯敏的時候，這更給我們一些時間。所以閉住你的眼睛，直至我叫你打開它們的時候。」

分鐘後我從爾哲維魯的腳步知道他已離了海岸，爬登着岩壁。他先將兩腳試觸地面，然後放了下去。我躺着沒動。現在我們更爬高了，因為我覺得有風了。爾哲維魯愈走愈慢。最後他說：

「約翰，我要停住了。別睜開你的眼睛直至我叫你那末做的時候。」

他將我放了下來。

「這路在這裏太狹了。我不能背你。把眼睛望住岩壁，別看下面。」

我打開眼睛，瞧見那路只有一隻腳寬。我爬着走了上去。我的腳痛得要命，當我將它拖着在那裏的時候。」

「走快點」爾哲維魯叫道。

於是那路變寬了。他不能把我扯了上去，因為那里太窄了。他從我身上爬了過去，然後躺在路上等着，直待我爬到他的背上的時候。於是他站了起來。

我向下望去。遠遠地下頭我瞧見那碧藍的天空，鳥兒在我們底下飛着，我想起那死母牛。我叫了一聲。爾哲維魯停住。他把我放下，用手把我擠向岩面。

「閉住你的眼睛，」他說，「數一——二——三——這樣我可以知道……」他的聲音好像離遠了。「我們費去了十分鐘走到這裏，」他接着說，「十分鐘！再五分鐘他們會到海岸的。也許他們留下了一個人，在岬頂。他們不會的；因為他們不知道這條路。再走十幾丈便得了，現在你却害怕起來！你會跌下，把我同拖下去的……約翰！約翰！我們再在這里停留一分鐘便完了。把你的眼睛望着地上，爬了上來。」

「我不能！我不能！」

他想把我拖了上去。

「呵！他們已經下來在那裏了！他們找着馬斯敏了！再一分鐘他們會瞧見我們的。」

「腦子是一個奇異的東西較大的恐怖克服那較小的聽了這些話對於那岩壁的畏懼心早已失去了。我睜開眼睛，仍原爬着走了上去。」

「當你走過了那灣角，我仍原把你背了上去。」爾哲維魯說。「只有三丈多遠走了！我們還有希望的！」

五分鐘後我們走到了岬頂。

第十三章 岩洞

還是早晨。陽光明媚地照在海上。經過那駭人的爬登之後，我們躺在草地上休息着。

最後爾哲維魯坐了起來，像從睡中醒來似的。

「我們得接着走，」他說。「他們暫時還不會回來，但就在他們回來的時候，他們也不會在這裏仔細地尋找我們的。對於你的腳腿須得當心。我知道一塊很好的躲藏地叫做「約瑟洞」的。我們到那裏去吧。走到那裏得費一個整天，因為有二卜幾里遠，較之從前我更老了，你又很重背了起來。」

他仍原把我抱起，開始穿那野原走去。一會子後腳傷痛得很厲害，太陽又很熱。我對於可憐的爾哲維魯是一個重累，他走慢了——益加走慢了。我們走到一座破岩壁。在那裏他把我放下，說他再不能走了。我坐下，背靠着岩壁守望，那時爾哲維魯躺下。幾分鐘後他便睡着了。

風變得涼爽了，我開始很想睡覺，雖然我知道我是被吩咐了守望的。我努力醒着，但我的眼睛愈不管事——不久我便睡着了。

突然地一個鬧聲把我驚醒，我的脚腿又痛了起來。我聽到附近有一種鎗聲，雖然聽不着什麼。我將要喊醒爾哲維魯，那時我瞧見他已經醒了。他將一指放在嘴上，暗示我別說話。他沿着岩壁慢慢地走去，藏在一株樹後，那裏可以瞧見人而不被人瞧見。

於是他走回來。「只是一個孩子打鳥兒；我們別動，除非他向這條路走來。」

一分鐘後他說：「那孩子向着我們走來。我們須得給他瞧見。」爾哲維魯站了起來。那孩子瞧見他，好像想要逃跑似的。

「你在這裏做什麼？」白納克問道。

「給佃戶託甫打鳥兒。」孩子回答。

「你能够把點彈藥給我們麼？」爾哲維魯說。「我想打隻兔子做晚飯，但我沒有彈藥。」

那孩子回答：「我有的彈藥很少，我得留着打鳥兒，要不，我便要挨打呢。」

「喂，爾哲維魯說，「給我點兒彈藥吧，這塊錢給你。」他把一塊錢給孩子瞧。那孩子見了那末大一塊錢便笑迷迷的。

「把你的彈藥都給我，爾哲維魯說，「我給你兩塊錢。」

登時成交了；爾哲維魯拿了彈藥，那孩子得了錢。

「把你的鎗也賣給我吧，爾哲維魯說。

「不，」那孩子說，「我不能夠賣它。聽說這裏有走私者，兵士們想要捉拿他們。」

「這正是我需要你的鎗的緣故，爾哲維魯說。附近這裏有走私者，我需要鎗保護我自己。你用不着它，他們不會傷害小孩子的。」

爾哲維魯舉出一塊金幣，那孩子立即接了，留下鎗和彈藥給爾哲維魯。

我不相信那孩子。我注視着他直至走得瞧不見了。爾哲維魯從他站着的地方瞧不着那孩子，但我覺察到了：雖然他慢慢地走去，他却突然開始奔跑了。他去告知兵士們說他找着走私者了。

「我們前進吧，爾哲維魯說，「只有一點兒路走了，現在也不很熱。」

他把我背起，靠着岩壁，立即走了。走了一會子，我們離了那野原，到着草地。然後我們走近了一小山。地是破裂了的，因為人們把石頭掘了去建房子。有幾所舊房子在那裏，但沒人住在裏面，因為石工們好幾年前就走了。

在這裏地上我瞧見一個深洞，岩石上掘出了些階段，引向洞裏去的。

爾哲維魯把我放了下來。

「喂，」他說，「這是約瑟洞。我們得躲在這裏直至你的腳腿復元之後。他們找不到我們在這塊兒，因為這些階段引下一條在岩裏掘成的地道；那地道的終點有一個洞，它的一端對海開着。那裏將為我們的藏躲處。」

我們休息了幾分鐘。於是他把我背起走下那階段。當我們走到了最後階段時，一切是暗沈沈的，但爾哲維魯進了右邊的一個窄洞，向前走去，好像深知那地方似的。我知道我們是沿着窄狹的地道走去，兩邊和頭上都是石岩。一二次他把我放下，當他去探看道路時；然後走了回來，仍原把我背起。

最後我們走進了一個大洞，光亮從很遠的開着的一端射了進來。我覺得空氣更

寒冷更新鮮，這使我們知道我們很近海了。

第十四章 恢復康健

爾哲維魯把我放下在沙地上。

「你得在這兒躺一二個月，約翰。」他說。「雖然不甚好睡，但我知道還有更不好的呢。」

我的腦子裏火燒似的痛。我叫要點喝的東西。爾哲維魯給我用帽子盛了點水來。從那時起，以後十幾天的事情，我很少知道，因為我病得很厲害。有時我胡說亂道，爾哲維魯不得不把我按下床去。從始至終他對於我如慈母對於幼兒似的親切。他從沒離開岩洞除在他不得不去尋找食物的時候。

病後我是非常瘦弱；竟天躺着，不多思想，也不憂慮什麼，只是給了什麼便喫。沒誰知道我們的所在，除了那宰，他給我們送來食物，給我們傳遞月灣村的消息。緝私隊向各處尋找我們。當他們把馬斯敏的屍體運回去的時候，他們說我們定必跌下海裏去了。但不久一個農家孩子說他偶然在一座岩壁傍邊遇見一個人和一個男孩，男孩的

腳受了傷，那個人奪了他的鎗和彈藥。緝私隊說爾哲維魯打死了馬斯敏，所以隊長允許凡能找着他的人賞五十鎊，找着我的賞二十鎊。

日子這樣過了下去。漸漸體力恢復了，直至我能離床行走。爾哲維魯開始說須再走——說去牛泡地，從那裏再到法國去。我們決定乘「幸運號」（走私船）到法國去，躲在那裏直至緝私隊停止緝捕我們的時候。

那是春天的一個暴風雨的夜裏。爾哲維魯到了一個附近市鎮都雷去。「幸運號」在那里，他去看那些夥伴，告知他們什麼時候來接我們。

我坐在洞外看海。天空是灰暗的，海浪觸打岩脚。幻想起於我的腦裏，我好像聽見一個人躺在海岸上。那是馬斯敏，他的面孔好像嘲笑我似的。我走進洞裏，點起蠟燭，拿出黑鬚鬼的紙片，重讀一遍：

人生不過八十歲

咫尺之內皆涕淚

生命之泉勿輕汲

朝夕南北死神至

約翰岳祐

那時我聽到地道內有一種聲響。我知道有誰走下來了。我知道那不是爾哲維魯，因為他從鄱雷不再有幾個鐘頭不會回來的，而且他常唱一個歌，暗示是他。假如那是爾哲維魯，那會是誰呢？我把燭吹滅，伸手取了放在身邊的鎗。正當那會子，風雨聲漸變低了。我聽到腳聲愈來愈近。那人給石頭踢着腳，罵了幾句。

那時我在暗中清晰地喝問道：「誰在那裏走？」

那個人停住但沒回答。

「誰在那裏走？」我再問，「回答，要不，我便開鎗！」

於是回答來了。「是那宰，你這小蠢子。你願用你的好朋友給你的那枝鎗打死你的好朋友嗎？」

我放下鎗，再把蠟燭點起，我瞧見那宰在我跟前了。

雨水從他的外套流下，但他見了我似乎非常歡喜，握住我的手。於是他說：

「約翰，這兩個月使你從孩子變成大人了。二個月前你和我們同去白霜岬的時候，你是一個小孩子。那天早晨你不應和我們同去的。沒有給孩子做的事情哩。」

這話於我像是真實的，但我只說：「不，那宰，爾哲維魯住的地方我住，他去的地方我去。」

於是我坐下，因為我的脚腿開始痛了起來。風又吹起，蠟燭熄滅了。

「上帝保佑我們，夜裏風雨多厲害！」那宰叫道。

「上帝保佑可憐的船夫們，」我說。

「是的，」那宰回答，「明早定有些被打壞的船躺在月灣村的海岸邊。我們起個火吧。」

我們集了些木柴，立即起了一個熊熊的火。

「啊，」那宰說，「我幾乎冷死了。火是多末好東西！我的心很難過，孩子，因為這地方使我想起過去很難過。我記得四十年前我加入了趙爾旦的夥伴。那時我剛才幹那走私的勾當。一早晨我躺在這裏，下邊海裏一隻船給暴風雨打壞了。男男女女都在拼

命掙扎，但我們不能夠去拯救他們，因為我們在大雨的黑夜裏什麼也瞧不見。次天早晨我們聽說那隻好船「華美號」連同船上的男女和孩子都沈沒了。——瞧這裏。」他把一張紙片放入我手裏。那是一張告示，說凡能告知白納克在什麼地方的人賞五十鎊，凡願幫助緝私隊去捕拿特壬察德的人賞二十鎊。

那時那宰說：「在月灣村沒誰知道你們藏躲地方，縱然他們知道，他們也不會說出的。但兵士們注意到我。我走到那裏，他們跟到那裏。我不能再來這裏了。」

我告訴那宰今晚爾哲維魯到雷去把「幸運號」弄來，以便把我們送到法國去。

那宰好像非常歡喜當他聽了這事。他沈默了一會子，但向着火伸出手去。於是他再說：

「約翰，今夜，我的心裏很難過。從前的好時代都過去了。爾哲維魯永不再回月灣村了。」爲何不」關閉着，因爲馬斯敏在事情沒完成之前便死了。馬斯敏的女兒如花一般地瘦白。人們告知她：打死她父親的是爾哲維魯和你，她不相信。她說爾哲維魯不

會那樣地殺死一個人，她知道你不會袖手而不過問的。」

那宰的話在我聽來較之任何音樂更甘美。我覺得我成了更好的人，我決定在離開英國之前我得瞧見格勒斯，把一切事情告訴她。那宰對我現出一種懷疑的樣子，當我站在那裏。

「是，她是美麗，」他說，「但瘦而且白。她會給你做一個好妻室，假若你們是成年的男女，而非孩子——假若她願嫁給你。」

他放了幾塊木柴在火上，它明亮地燃燒起來，由它的光亮，我瞧見一塊紙片躺在那宰的脚跟附近。那是黑鬚鬼的紙片，我會讀着的，當我最初聽到地道內有了腳步聲的時候。

那宰把它拾了起來。「這是什麼，孩子？這寫得不好。瞧，大寫的地方應小寫，小寫的地方應大寫。」

於是他站起。「我不能夠等到爾哲維魯回來。把我的話告訴他；他和你得快走。」他掣了我的手緊握一下便走了。

他走後我立即又拿了那紙片，細看它。「大寫的地方應小寫，小寫的地方應大寫。」
於是我讀它：

八十尺之泉北

這現在我看來簡單極了。爲甚我從前不知道呢？那寶石藏在一個井裏的八十尺內——或者井是在八十尺之北？什麼的北邊呢？

我睡着了，還想到這件事，當我醒時，火還燃着，爾哲維魯坐在它傍邊，燒煮什麼東西。

他說「喂，這是第二次了我找着你睡覺。你守望太不行。」

但我還想着那紙片。我告訴了他。

「我相信你是對的，」他最後說。「但那是什麼井？在月灣村沒有八十尺深的井。但許或不在月灣村。許或在卡里卜路克堡，在那裏黑鬚鬼會拱衛過國王的。我聽說那裏有一個井。它在堡內。我們到那里去吧。我有朋友在那邊鄉村裏，我們能够躲在那們的家裏，在那塊地方較之這裏我們是更爲安全。」

這樣決定了。「幸連號」把我們載到卡里卜路克去，不到法國去。

次天爾哲維魯拿來些褐色液體物，塗改我的面孔。他剃去他的短鬚，拿來幾件新衣服——農人和農人的孩子的衣服。我們彼此細看了：沒誰瞧得出我們了。我上下地走着，想恢復我的脚力。

第十五章 直至你回來時

現在只有兩夜了，在我們離去我們的藏躲地之前，我覺得非常難過，在往卡里卜路克之前，極想去看格勒斯，但不知道怎樣將這心事告知爾哲維魯。

我們像海鳥似的坐在洞外的石岩上眺望那落日的餘輝。我想這時最好央求爾哲維魯，所以我隨了他走進洞裏。

「親愛的爾哲維魯，你看護了我這多日子，你救了我的命，我的腳現在復元了。可是還有一件事我要央求你，就是讓我離開這裏出去走走。我在這洞裏有二個多月，除了石壁，什麼也沒瞧見。我想愉快地在草地上再走一走。」

「別說我救了你的命，」爾哲維魯說。「我把你帶入了險地。假若沒這事，現在你許或躺在你的床上，安全地在月灣村，而不躲在這些岩石裏。今夜裏我得走到一間附近的舊屋裏去取些那幸放下的東西。你可和我同去，走的當兒，呼吸點夜間空氣。」

「不，爾哲維魯，」我說，「讓我再走遠點。你知道我生長於月灣村。我愛那裏的草

木山水，在我們離開這裏之前，我想去再瞧它們一次。讓我沿着那小路走去，瞧着月灣村。我穿着這套衣服不會有危險的，明晚上我回到你這裏來。」

他細看了我一會子沒說話，同時我覺得他知道我在想着什麼，但他沒生氣。我望着地下，那時他說道：

「我知道人們常爲金錢，愛慾，怨恨陷入危險，但從沒有人爲想看山水草木陷入危險的。當人們說他們愛一塊地方或一個城鎮，你明白他們所愛的不是那地方，只是住在那裏的某人哪。你所想去看的不會是安若德小姐……」

於是我把我的心事告訴了他。

「你是一個蠢孩子，」他說。「但是我自己也曾做過青年人的。我知道那女孩子是一個溫柔的好孩子，我時常驚異爲甚她會是馬斯敏的女兒。現在我很歡喜我不會打死她。去看那些草木山水吧。我和你同走一些路，然後回來等着你。但假若明夜十二點你不回到這裏，我知道你是被捕了的，我會來找你。」

我握住他的手，感謝他許我去。

我們帶了些食物出發。走入地道的當兒那是黑沈沈的。爾哲維魯用手引着我，告訴我往那邊走。走了一會子，我們看見頭上的碧藍天空和一顆向下望着的大星子。我們都深覺夜景的美麗，沈默地向前走着。我們走到了爾哲維魯去取那幸放下了東西的屋子，於是仍原走着。一逕到了浦爾百克。在這裏爾哲維魯站住，將那枝屬於馬斯敏的手鎗給我。

「喂，拿它去，約翰，」他說，「但別用它除有大危險，那時假若你要放射，得低低地放射。」

我，走得很快，到了那俯瞰月灣村的山岡，正當太陽出來的時候。從那裏我能够瞧見孟婁林，那老房子和那村子。更遠點我還瞧見「爲何不」旅店，佛麗遜河，河外那大海。我說不出再瞧見月灣村是多末傷心却又多末愉快。太陽已經很熱了，我走進樹林，在我從前休息的地方躺下，從那裏我能够瞧見孟婁家的門。我躊躇我是否敢走下那門邊去，僕人們是否認識我。我那末躺着，喫了一塊麪包，思索了一切事情直至十點鐘。然後我站起，離了樹林，走上那通到孟婁家的大路。

雖然我知道：人們認不出我穿着這身衣服，但我還是非常害怕。我按了鈴，等一會子。我將再按鈴，那時我聽到一種輕捷的脚步聲音走到門邊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問道：「誰？」

那是格勒斯的聲音。我幾乎叫出她的名字，但那時我想起許有別人在屋子裏，我得小心才行。所以我回答：「我是一個迷失了路的可憐孩子。」

於是格勒斯把門半推開，問我要到那裏去，細看着我如看一個生人似的，不知道是誰。

我回答我是一個農家孩子，來自浦爾百克，尋找一家爾哲維魯白納克所開，名叫「爲何不」的旅店。她聽了這話，好像驚異似的，再細看我，但還不能夠認出，說道：

「你若願走上那些階段，我能指示你「爲何不」旅店，但它已經關閉了二個月，爾哲維魯白納克現在離開那裏了。」

於是她走向那些階段去。我跟了去。離門不遠時，我低聲說道：

「格勒斯，是我，約翰特壬蔡德。我來看你在我離月灣村之前。我有許多話要告訴

你。屋子裏有別的人和你一起嗎？」

別的女孩子也許叫了出來，但格勒斯却不。她只說：「我們回到屋子裏去吧；我一個人在家。」

所以我們走回去。門關後，我們互相牽了手，面對面站在走廊內，兩人的眼睛互相注視着。再看見她是那末歡喜。一切像做夢一般。格勒斯望着我。

「約翰，」她說，「這兩月裏你成人了。」她現在也長成人了，和我一般高大。她的悲慘事情使她的面容失去了一些光澤，她現出憂傷瘦弱的樣子。我望着她的當兒，她望着我，我的農人裝束，和我的黑皮膚。於是我們走進園子，坐在兩顆大樹遮蔽了的角落裏。格勒斯指示我看：我能够容易爬上那些樹子，跳過牆去，假若來了什麼危險。

我把她父親遭受了的事情都告訴了她。我說着的當兒，她哭泣，但不久拭乾她的眼淚。她望着我的腳腿看它是否完全復元。於是我將黑鬚鬼的銀盒子內的文字告訴了她，指示她看——因為她不會看過。我告訴她：我要去取那顆鑽石，回來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富翁。

於是她說：「唔，約翰，別太想那鑽石。它是屬於一個壞人的，它不會帶來幸福的。假若你找着了它，你得遵照黑鬚鬼所囑咐的去辦——用去救濟貧人，要不，它會把災難帶給你的。」

我只鄙笑她所說的話，不曾告訴她我爲甚那末想成富翁——爲的我可以娶她。我們這樣對談着，一會子後她給我摘了些菓子，從屋子裏拏來了些食物。於是她叫我躺下睡覺，因爲我已經和她說我走了整夜。她走回屋子裏去，我睡了一個甘甜而寧靜的覺。

我醒了的時，格勒斯坐在我身邊。天更涼快，樹蔭更長了。我知道我得走了。她給我帶了些麵包，和肉牛奶。

我們再又手握手站着，如在早晨一般。那時她說：「約翰，你將漂浪於海上，也許再回月灣村。雖然你近來不在這裏，我每夜仍原在窗子上點着蠟燭，和從前一般。所以假若任何夜裏你駛近海岸，你會瞧見那燭光，知道格勒斯在懷念你。假若你瞧不見它，那末你會知道我是死了，因爲我將常常想念你，直至你再回來的時候。」

第十六章 堡中

我回到約瑟洞的時候已經夜深了，在這洞裏睡最後的一夜。

次夜「幸運號」將她的小艇遣入海岸來接我們。船上有幾個水手，是我所認識的，他們對我親切地談話。我固然非常歡喜再和他們在一起，但也覺得難過將離別我們的親愛的多攝惕海岸，和做了我的二月家庭的老岩洞。

次晨我們到了考威士，從那裏步行到卡里百路克。

我們歇在「喇叭」旅店，喫喝最好的飲食。我非常歡喜再睡入整潔的床上。覺得最好我別過於顯露我自己，所以日間我住在旅店的後房裏，讀了我在那裏找着的許多書籍。爾哲維魯，多半日裏出去。他到城堡去了幾次，探出那是用作法國俘虜的監獄。他結識了幾個監獄衛兵，所以能够進堡去看那井。

喇叭旅店後邊有一圍子，圍底有一條小溝。一晚上日落後我坐在那裏，爾哲維魯走來說道：

「我努力想有一個法子能够下井而不告知別人，但那辦不到。有一個看守那井的人，沒有他的幫助，我們沒法可想的。我不相信他，但我不得不告訴他有一顆寶石藏在井裏。他允許我下井去尋找它——假若我能够。但我們須給他三分之一的金錢或我們找到的任何東西的三分之一。明早六點我們須到堡門前，他會許我們進去。我們將裝作去爲井做工的工人樣子。」

次日早晨我們離了喇叭旅店，扮作工人模樣。下了整夜的雨，此刻還浙浙地落着。終之，我們到了堡門。不消說我們是被等着了的，因爲堡門立即打開了。

「早上好，」門衛說，「動工之前進來喝一杯茶吧？」

爾哲維魯謝謝他，但沒進去。所以那人引着路，我們跟了去。我們走過一個院子，那人在那邊取了一根鑰匙，打開一扇大門。我們走進了一個較小的院子。院子中間有一間方形的木造房子。那人取了一根較小的鑰匙，把門打開。我們走進那門，他立即又把門關起。我細看了那人。我不喜歡他的面孔。我不相信他。聽說寶石會把災難帶給一切有了它的人們。也許我們找着那鑽石，這個人立即會把煩惱給我們。

一個大桶子掛在井上。爾哲維魯伸手將它拖到傍邊。「我進桶子去。」他對着我說，「這位會輕輕把我放了下去。我把這繩子握在手裏。你們握住繩子的那頭。我細心地量過它了。恰是八十尺長。當我到了繩頭，我會招喚你們，你們得把桶子拉住。」

我不喜歡這方法，因為這使我和那門衛一同關在井房裏，我不相信他。

我說：「不，讓我下桶子去，因為我是較小而不很重，你可以留在這裏，幫助這位。」爾哲維魯明白這是較好的方法，但那門衛好像對於這變更動氣似的。「你先說的更對。」他說。

我對爾哲維魯做眼色，使他會意，我覺得他會意了的。那門衛繼續說，但爾哲維魯不聽他。所以決定我下桶子，爾哲維魯留在上頭。我心裏害怕井底的空氣不好。所以我向爾哲維魯說：「你確信井內乾淨，空氣不壞嗎？」

他說「是的，昨天我們把一枝蠟燭吊下井去，它燃着直至井底。蠟燭燃燻的地方，人們可以生活，但我們確定一下更安全吧。擎枝蠟燭來，門衛長。」

那個人擎了一枝蠟燭，放在一塊木片上，用繩子送下井去。我瞧見那燭光向下去

——直至只成一個小星子，更至成爲一點微光了。最後近了水面，我瞧見小波紋閃動。那個人把蠟燭扯了上來，然後投下一塊石頭。它在半途觸中井牆，從這邊衝向那邊，發出一個好像浪打海岸似的深深的響聲。那個人望着我，眼色很醜惡好像說：「喂！假若你落下，也會發出那種響聲！」

「你確信你幹得下嗎，孩子？」爾哲維魯說，把手放在我的膀子上。「我寧可失去世上所有的鑽石不願失去你。」

「我幹得下，」我說。

第十七章 下井

那桶子很大，輕輕地放了下去，所以下去的當兒，我能够看見井壁。我愈下去，光愈小，我仰看井頂，白而圓，如一顆月亮在我頭上。

我注視那掛在井傍的爾哲維魯的繩子。當我見它將到盡頭的時候，我喊他們停住。那桶子恰好停在繩子的底頭。我知道我在井內八十尺了。我細看井壁，什麼也沒有看見。井壁是小方石頭砌成的。我把它們逐一地細看了。它們好像都是同樣的。

門衛在上頭叫喊：「你在幹什麼？你找着了什麼？你看不見那地方麼？」

我回答：「我看不見什麼。」然後我說：「爾哲維魯，你確信你量對了嗎？」

我聽到他們談話，但聽不出說些什麼。於是爾哲維魯再叫喊：「聽說這地層填高了的。你得再往下試試。」

於是那桶子慢慢地再往下放，那會子井底發出怪聲好像死人看守他的寶石似的聲音。桶子停住，我再細看那井壁上的石頭。

當我把眼睛往下瞧着的時候，我瞧見挨近繩子一塊石頭上刻有一個小記號。於是我知道這正是我所尋找的地方。那記號是一個Y字。

我伸出手去，但觸不着那石頭。我向上頭的人們叫喊，要他們把我提近那邊。桶子放了過去。我開始彫動那石頭，好把它取了出來。於是我又聽到門衛的聲音：「你在幹什麼？什麼也沒找着嗎？什麼也沒找着嗎？」這使我動氣。他爲什麼只管對我叫喊，爾哲維魯毫不做聲呢？

我立即彫完了那塊石頭。我扯動它，從井壁取出，放入桶子裏。於是我將手放進洞內，在裏面觸着了點東西。那是一個小袋子。裏面有點硬而圓的東西。我斬去袋角，一顆大鑽石落入我的手裏。

我平生不曾見過鑽石，不論大的或小的。我手裏這顆寶石定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一顆。它在燭光下閃耀。它放成成千成萬的色彩。我不能夠把我的眼睛離開它。種種幻想出現於我腦子裏：從此我能够幸福地過活，變成富人，到回蒙佛麗遜，回到格勒斯去。

「你在幹什麼？什麼也沒找着嗎？」又是門衛的聲音。

我喊道：「我找着了那顆鑽石。你們可把我扯了上去吧。」

那桶子上去較之下來快得多，但在那短時間內有些思想來到我腦子裏。我好像又聽到格勒斯的甘美而憂鬱的聲音：「小心，要不，那寶石也會把災難帶給你的。」

恰在我將到井頂時，那門衛停止拉繩，桶子懸在那裏。我能够聽見爾哲維魯的面孔向下望着我。我動氣被停在那裏，恰當我正指望安返地上的時候。那門衛將手伸入井邊對着我。

「鑽石在那裏？鑽石在那裏？把鑽石給我——。」

我把鑽石拿在我指頭裏，搖着拿給爾哲維魯去看。假若我伸起膀子，我能把它放入那門衛的手裏。我正要這樣去做那時我瞧見他的眼色，我看出裏面有點什麼使我停止了。我想起了阿勒登和魔法師的故事——阿勒登不願放去油燈，直至安返了地上時，恐怕魔法師會把門關起，使他留在地下死去。

所以，當那門衛伸下手來說：「把鑽石給我，」我回答：「把我拉了上去，然後我會把它給你。」

「不，」他說，「現在把它給我更安全，這樣你可以兩手自由，跳出桶子。」

「不，」我說，「先把我拉了上去。」

於是他怒聲叫道：「把鑽石給我，喂，」但爾哲維魯不許他對我這樣說話。「把他拉了上來，」他說，「那是他的寶石。他可以照着他自己的意思處理它，賣了之後，你可以得受賣價的三分之一。」

「那不是他的鑽石，也不是你的。那是我的。賣了之後，我和你平分那賣價，把一二塊錢給這孩子。這就完了。」

「別胡說，」爾哲維魯叫道，「這孩子應得他所應得的東西。」

「呸！」那門衛說，「我胡說呢？你胡說？你叫爾哲維魯白納克，捉到你的人可得五十鎊的賞金，捉到這孩子的二十鎊。你以為我胡說。胡說的是你。我把你們關在這房子裏。你們誰也不能離開這裏，除非我把那顆寶石安全地拏到我手裏。」

我把那鑽石好好地藏入了我的衣服裏。我決定為它拼命，在它交出之前。再往上看，我瞧見那門衛手裏拏着一枝手鎗，我叫道：「小心，爾哲維魯，他要開鎗哪。」恰在



我說的當兒，那個人舉起手鎗對着爾哲維魯。「你是我的囚犯了，」他說。「你若動一動，我便把你打死，并得五十鎊賞金。」

於是他，毫不等待，便開鎗了。

爾哲維魯站在井的那邊。我以為那門衛距離那末近，定必打中他，但鎗彈出去太低，射中了井沿。於是那個人掉下手鎗，跑到那邊，向爾哲維魯撲去，他的手抓住了爾哲維魯的頸項。那門衛較年青，但爾哲維魯很強健且長於毆鬥。一個駭人的毆鬥開始了。爾哲維魯道他是在拼命。

我從桶子跳到井頂，因為我想幫助爾哲維魯。出來時我瞧見爾哲維魯用不着我去幫助。門衛的臉上現出苦痛和驚異的表情。他以為可容易打勝，但他發見他遇着了一隻猛獅。爾哲維魯把那個人捉在兩手裏，我知道他準備將他摔在地上。那個人抱住爾哲維魯的身子。那時他忽想去抓爾哲維魯的頸項。當他這樣做的時候，爾哲維魯把他舉起又將他摔了下去。那個人不倒在地。他往後退了幾步，然後倒在那井水流出的井邊。他的脚往上伸，頭向下傾。我伸手去救他，但只抓住掛在他身邊的鑰匙。鑰匙留

在我手裏，但那個人却帶着一種可怕的聲音掉下井裏去了。我聽到他最後擊着水響，以後便沈寂了。

爾哲維魯跳入桶子，「趕快把我放下，我想救救他，」他說。

我把桶子放下井裏去，然後站在井邊靜聽着。爾哲維魯叫我拉他起來。當他到了井頂，他什麼也沒說。我知道那個人死了。

「讓我們把這鑽石隨他擲下井去，爾哲維魯，」我說。「它把災難和死亡隨着它帶了來。」

「不，」他回答，「把它交給我。那是你的寶石，我不想從它取錢，但你不得把它掉去。」

所以我把那寶石交給他。

我安返了喇叭旅店，但關於方才發生過的事情，我們一點兒也沒告訴旅店老闆。我們和他說我們因有事情須得立即離開，他告訴我們說有一隻開往荷蘭去的船。

第十八章 失去鑽石

這隻船把我們載到海牙，它是世界上出售鑽石最好的地方。爾哲維魯能說一點荷蘭話，他走遍城內，想找一個人可以出售我們的寶石。他聽說阿爾多白冉德是海牙的最有錢、最著名的鑽石商人。

夏天的一個傍晚，約在日落前一點鐘，我們走到阿爾多白冉德的店子去。那是一間低矮房子，建在從大街向後退一點。牆壁是白的，窗子是綠的。後頭有一園子。門上掛着一塊「買賣珠寶商人」的招牌。一個強壯高大的僕人來開門。我們和他說我們是來出賣一顆寶石。於是他走去告訴他的主人。一會子阿爾多白冉德走了出來。他是一個矮小人，約七十歲左右。

「嘿，孩子們，」他說，「我聽說你有一顆寶石出賣。我不收買普通的寶石。除非是點好東西，別拏來我瞧。」

我手裏拏着鑽石遞給他。我瞧見他變臉色，當他試量那寶石的大小時。他把它拏

起，再說話時，他的聲音就全變了。「這裏瞧不清，」他說，「和我來。」

我們同他走進一間上首的房子。從窗子裏我們可以看見夕陽照着的園子。阿爾多白冉德在一桌傍坐下。他對着陽光擎起那寶石，細細地審看。我能够看清他的面孔。我不歡喜他。我不相信他。他突然轉身對着我問道：「孩子，你叫什麼名字？你從那里來的？」

我，蠢子似的，回答他。「我叫約翰特壬察德，來自月灣村。」

爾哲維魯踢我的腳，但已經遲了。那商人把我的名字寫下籓子裏——寫下我的名字和來的地方似乎只是一件小事，只使我生氣，但後來它却成爲我平生最重大的事情了。

「從蒙佛麗逃來，」他說。「你怎樣得到這顆寶石？」他觸摩那放在他面前桌上的鑽石。

那時爾哲維魯立即回答：「我們不是來這裏答復問題，只想知道你是否要買這顆鑽石和給什麼價錢。」

「我們告訴你！我們是英國水手，這寶石是我們的所有物，這就夠了。」

「是，是，」那老人說，「但我若不知道這寶石是從那裏來的，我得再細細審看，確定是否有假。」他取了些綠色液體物，在鑽石上滴了一點；他在一塊黑的石頭上磨擦那寶石。

我瞧見他的臉色漸漸冷硬，好像從石頭上削了下來似的。

最後他說：「孩子們，你拏來的這顆寶石不是鑽石。是玻璃。造得很好，也許是我所瞧見過的最好的吧。」

我往後退縮，一陣昏黑湧上我的眼睛。我們這樣陷入這多危險，受盡這多災難，只為一片玻璃！一切發財的迷夢皆成空了。我幾乎倒在地上。

「不，不，約翰，」那老人說，「別為它那末難過。我不會說它是一文不值。是一件好東西，我給你十塊銀幣買它吧。」

「不，」爾哲維魯說，「我們不是來這裏向你要銀幣。你留下你的銀幣吧。這片玻璃——我不要它。」他拾起那寶石，從窗子裏掉了出去。

阿爾多白再德跳到他跟前。「你這蠢子！你這蠢子！你爲甚這樣做哩！」

我瞧見那寶石從空中飛過，落在園子裏一朵大紅花下。

爾哲維魯和我立即離了那店子，默默地走回我們的旅店。我們坐下喫飯。喫着的當兒，我突然跳起叫道：「爾哲維魯，我們是蠢子！寶石是真的。那商人沒和我們說實話。」

爾哲維魯靜靜地望着我。於是他說：「也許你是對的。但那石頭已經掉去了。」

我回答：「是，但我知道它落下的地方。我們回去尋找它吧。」

「你不以爲阿爾多白再德也瞧見那地力嗎？」爾哲維魯問。

我記得阿爾多白再德向窗外望着，當那寶石落下的時候。

「可難說，」我回答。「我們回去瞧瞧看。它正落在一枝大紅花下。我們去找它嗎？」

他一會子不回答。於是他說：「我不能決定。我覺得你的話是對的。我想那寶石是真的。就在把它掉了的時候，我也相信它是真的。但我以爲我們沒有它反更幸福。因爲自從我們知道了它以來，我們只遇着災難，我們現在這里，遠離家鄉；二個人死去了……我們把那寶石掉在那裏，再不找它好吧？」



去。
但我要找那寶石，終之爾哲維魯說他願同我

去。
深夜我們爬過阿爾多白冉德的圍牆。我走到那株大紅花邊，以手細心探尋那寶石究在那裏。

「沒有了，爾哲維魯，」我說。「沒有了！」我再找。它不在那裏了。阿爾多白冉德先來過這裏，把它拾了去，」我說，向店子裏望去，我瞧見窗內有燭光。我爬了上去，向窗內瞧着。爾哲維魯跟了來。阿爾多白冉德坐在桌傍，面前放着那顆鑽石——我們的鑽石——我的鑽石，我知道它是真鑽石。在我們的鑽石之旁放了很多別的鑽石，都較小的。我的是最大的——大於其餘的任何一顆，且較美麗。她像對我說：「我不是世界上一切鑽石的女皇嗎？我不是

你的鑽石嗎？你不把我帶了回去嗎？」

我知道爾哲維魯的手來擊我的臂膀。「我們走吧，」他說，「我們不要它。它會把災難帶給我們。我們走吧，約翰。」

但我不願聽從他。我衝上窗子，跌下屋子裏去了。那商人站起大嚷道：「救命！救命！強盜！強盜！」

我跑向前去，我的手在桌上觸着他的手。我奪取那鑽石。正在那時門開了，跑進六個僕人。他們把我們捉住了。

第十九章 獄中

我們被帶至裁判官前，他不相信我們的話，我覺這是當然的。我們被送進監獄。幾天後，我們手被綁起，沿着大路，走向爲默庫監獄去。

在監獄內一星期後，一天早晨，衛兵走來，把我帶進一間小屋子裏。中間有一把堅固的椅子。我被綁在椅子裏。地上燒着一爐火，房子裏發生惡氣味。我害怕。他們要對我做什麼？——那時我知道。他們在我臉上烙了一個Y字，爲默庫的第一字母，這樣人們都知道我是一個囚犯。

這樣我走了出來，臉上烙有一個Y字，岳家的標記。幾天後我瞧見爾哲維魯，他也有了同樣的烙印。

歲月這樣過去了。每天沒有變化。我們出去做工，回來喫飯睡覺，忘去一切。

第二十章 暴風雨

第十年，衛兵把我們押了出去，但我們不到那常地去做工。我們選着一隊兵士，同了他們，我們走向海牙去。他們對我們說：我們要被送上一隻船上，載到爪哇去，這是在幾千里外，較印度還遠的一個島嶼。我們須在那里給荷蘭人做工，製造蔗糖。

這是我的一切希望的終結。我永久不能再見格勒斯和蒙佛麗遜了。我希望等待了十年，以為最後我或可逃走或被釋放。但這些希望都成空了。在路上走着的時候，我瞧見爾哲維魯。他的頭髮現在白了。他變成了老人，但我還記得在白霜卽那夜裏他的年青模樣，那時他的頭髮是黑的。於是我又想起那夏天晚上在園子裏格勒斯的甘美的聲音，叫我別念到那寶石，說它只會把災難帶來的。確實它是那樣了。

最後我們到了船上。重再呼吸海上空氣，在我固然歡喜，但遠離歐羅巴却很難過。我們在海上只兩天便起暴風雨。船上有二十個犯人和我們關在一起。他們對於這暴風雨都很害怕，因為他們不會泅水，但爾哲維魯和我，起初不把它當回事。

於是風變大了。

「我知道有過更好的船在這樣暴風雨裏也會沈沒的，」爾哲維魯說。「我想我們現定駛近海岸了。我願我們不太近海岸，因為，在這大風裏，我們許會被打上海岸去哪。」

正在爾哲維魯說着的當兒，門開了。這不是兵士們如照常在這時間來把食物送給我們。只有一個人——一個船夫。他擲下一根鑰匙。「拏了去，」他說，「上帝保佑你們。你們得趕快。」

爾哲維魯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取了那鑰匙。

「約翰，」他說，「這船要沈沒，他們給我們一個機會逃命。」他立即釋放他自己；然後把我和其餘的犯人都釋放了。

爾哲維魯和我最初走出房子。水手們和兵士們早已走下救生艇了。船上只留下我們——我們兩個和其他的犯人。於是爾哲維魯指着一點東西，我們能從雨中朦朧瞧見的，他對着我的耳朵嚷道：「我們近了海岸瞧。」

一個大浪打來，把我們更帶近了海岸。我瞧見一座聳立天空的大山。它的形狀好像使我想起我曾經瞧過的一點東西。我們在一個海灣內了。我能够瞧見海浪觸着陸地激成的白沫。爾哲維魯的手握住我的臂膀。他再指着，叫道：「瞧。」

我瞧了，我知道我們現在在月灣村內了。

他瞧着的當兒，他的臉色改變。他的面龐上失去那種喪沮神色。滿帶沈靜的快活樣子。他將他的嘴移近我的耳朵，說道：「有種奇異的引導者終之把我們帶回家鄉了。我寧願死在月灣村，不想再進監獄去活了。一點鐘內我們要死的，但讓我們拼命掙扎一下吧。」

其他的犯人站在近旁。他們都嚇狂了，有的跪在爾哲維魯跟前，懇求他幫助他們放下那隻留下的救生艇。

於是爾哲維魯，爲使他們聽到，大聲嚷道：「朋友們，坐進那隻小艇的都要送命。我知道這海灣。你若想活，留在船上吧。半點鐘後我們就近海岸了。我把這船一逕駛向海岸去。那末人人都有逃命的機會了。」

但他們不聽從他。他們把那小艇放下海裏了。我們留在船上。爾哲維魯把它引向月灣村的岸邊去。

現在破浪的白紋離我們更近了。風聲裏我能够聽見海水觸着石岩的響聲。我聽慣了那種響聲。我記得在我姨母家裏我常躺着不睡去聽它。我能在我的腦子裏想起那夜村子裏一切事情的景象——那幸和所有其他的人們望着那船，他們看見帆布一塊又一塊地吹去了，他們望着那船愈來愈近了。我能想起那些站着準備來拯救我們的人們。於是我聽到爾哲維魯的聲音

「瞧，那裏有光亮哩。」從大雨和黑暗裏我瞧見一點微光，一顆燦爛的小寶石。於是爾哲維魯說：「馬斯敏家的燭光。」

她會允約了：她每夜點起那燈光指引海上的水夫們，直至我回來時。她還等待着。我，現在我回到她這裏來了。但我們中間隔有這些兇險的白浪。我們現在很近白浪了。它們緊隨我們，湧過我們頭上。

他們現在岸上點着藍色燈光。他們都在那裏守望着我們，雖然我們不會瞧見他

們。他們不知道船上只有兩個人，兩個月灣村的人。

爾哲維魯把船直向藍色燈光駛去。鬧聲駭人當我們近了海岸的時候。風聲繞着我們怒號，前面海浪沖打石岩，它們的吼聲和風的泣聲混在一起了。

「現來着了哪」爾哲維魯說。我能够瞧見矍矍的人影在藍光下往來。我抓住了近旁一點東西。大浪沖過了船，另一個落在我們頭上。大浪連續地打來，船已打成碎片了。

「次回大浪來後，我們須走了，」爾哲維魯說，「望着我，我跳時跳下去。——喂，上帝保佑我們。」他緊握我的手。我們肩並肩地站了等着直至一個大浪打來，使船與岸之間海水變成一個白的沸池子了。

我們跳了下去。

我落在船底下二三尺深的海水裏。於是我站了起來。我瞧見一大列人，手攜手，拼命地洄向海中來。我聽到他們對我們呼喊。爾哲維魯在我身邊。我們衝向上前，將手伸向那些來救我們的人們。那時另一大浪又來了。我被拖了下去，但我抓住了一塊大木



頭。爾哲維魯泗來，使我再站起。「喂！」他說。

浪聲在我的耳裏響着。我聽到岸上人們的呼喊聲——有點東西捉住我的手。

第二十一章 家鄉

我再不記得什麼了。我熟熟地睡了多時。我醒來發見我睡在爐邊的一張床上。睜開眼睛，瞧見兩個人坐在桌旁。

「他在醒了，」一人說。「他許還可活着，告訴我們他是誰。給點熱的飲料他喝，因為今夜冷，這屋子又冷。我已經十年沒來「爲何不」了——自從爾哲維魯離它之後。」

「爾哲維魯！」我說。「爾哲維魯在那裏？」我坐起，注視周圍，希望瞧見他躺在我旁邊。

「靜靜吧，」坐在桌旁的一人說。「躺下再睡。」他轉向其他一人說：「他的神經錯亂。」

「不，」我說，「我的神經清醒極了。我在說爾哲維魯白納克。他在那裏？」

他們站了起來，彼此注視，當我說出爾哲維魯白納克姓名的時候，一人更走近些。那是那宰。

他說：「你是誰？說及爾哲維魯白納克的，你是誰？」

「你不認識我嗎，那宰？」我說。我仰望着他的面龐。「我離你很久了。我記得你呢。」

告訴我——爾哲維魯在那裏？」

於是那宰跑向前來，握住我的手，問我曾在那裏，從那裏來。

「說：但你先告訴我——爾哲維魯在那裏？」

「我不知道，」他回答。

「告訴我，」我再叫道。「昨夜從海裏把我救的是爾哲維魯和我同上岸來的
是他。」

於是那宰的臉上現出憂鬱的驚異表情。

「什麼，」他叫道，「是爾哲維魯把你從海裏救了。是他把你拖上陸地？」

沈默一會子，然後那宰低聲說道：「沒誰和你同上岸來。除了你，船上沒誰被救到。」

兩天後他們在海岸邊找着了爾哲維魯。他們把他抬入「爲何不」旅店，放在桌

子上。在那張他們曾經放過德維的屍骸的桌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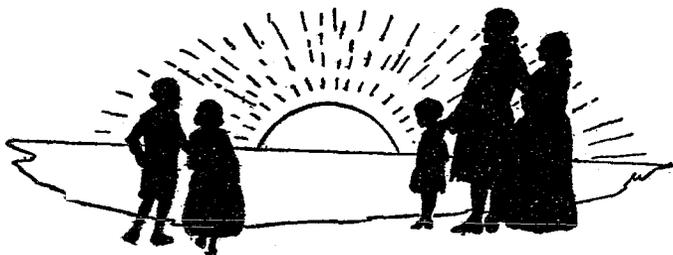
他們繞着我站了一會子，然後一個又一個地走開了。那宰最後走，說：「你想靜靜吧。天黑前我會再來。」

所以我被留下和我的死友和憂思在一起。這屋子還沒打掃：到處是塵埃。自從針從燭落的那天沒誰來過那裏。我瞧見那從燭上流到桌上的蠟油。

於是我走去坐在火旁，頭抱在兩手裏。我聽到有誰走進房子，但沒轉身，以爲是那宰回來了。我的臂膀上覺得有一種輕輕的摩觸。我舉頭望去。瞧見身邊站着一個高大而美麗的婦人。

「約翰，」她說，「你忘了我嗎？你不會瞧見那燭光？你不知道有一個朋友等着你嗎？」

於是我將她的手握入我的手裏，說道：「親愛的格勒斯，我不會忘了什麼，我尊敬你在一切人之上。但我不能對你談愛情，因爲你是一位高貴的小姐，我是一個可憐的犯人。」我把臉上的烙印指給她瞧。」



但她說：「別談財富吧。使人成爲人的不是金子和寶石。你回來較之出去時更富有了——在名譽上更富有了。」

我們坐在爐邊。我驚奇婦人的愛情——爲何在她的心裏還有這個可憐的我呢。

第二十二章 完結

沒甚可說了，除關於那顆鑽石。一天來了一封信，海牙律師羅士登寫的。那信說一個商人阿爾多白冉德臨死時，把他所有的金錢，遺給多攝遜的月灣村的約翰特壬察德。他沒有孩子。他希望把那些錢還給約翰特壬察德。他用一種詐欺手段獲得的。他從約翰特壬察德買了一顆鑽石，不曾給付正當價錢。自買了那顆鑽石之後，他常遇大災難，他以為這種不正行為是原因。臨死時他希望改正那件事情。

這樣鑽石所值的價錢仍歸我得了。但我不願使用它。我的妻室格勒斯和我決定將所有的錢用去救濟窮人。

.....

有時格勒斯和我在孟婁林中散步，繞着我們，小約翰，小格勒斯和小爾哲維魯遊戲着。我們遠望夕陽燦爛地照上山岡，暮色靜靜地蓋沒了原野，黃昏裏只聞着那永遠同一，永遠變易的靜寂的海濤聲。

月灣村之鬼終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發行

世界少年文學叢書
月灣村之鬼 (全一册)

◎

實價國幣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有者不准翻印

原著者

密狄·霍爾克納

譯者

涂序瑄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二二五一七)

87

2114

標商冊註



(12517)

0.50